

# 热情与幻想的结晶

## ——希伯来先知文学简论

阎根兴

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不仅是一部神圣的世界宗教宝典,而且是一座不朽的人类文化丰碑。《圣经》中的《旧约》部分原是希伯来人(即古代以色列人或犹太人)珍贵的历史文献、丰饶的文化宝库和优秀的文学遗产。约占《旧约》三分之一篇幅的先知文学,则是希伯来文学中饱含社会改革的热情、富有美好动人的幻想、充满真知灼见的预言和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并且具有独特体制和风格的一枝奇葩。

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曾高度评价过以哈巴谷为代表的先知们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在一百年前,在另一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4至605页)

由于《旧约》中先知们的工作活动带有一定的神秘性,加之先知文学作品历史背景的复杂性和语言形式的隐晦性。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学习、研究和欣赏先知文学,首先必须认识先知及其时代背景,了解先知文学的基本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特点等。

### 一、先知及其时代

希伯来“先知”原先称为“先见”：“从前以色列人,若有人去问上帝,就说:‘我们问先见去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撒母耳记上》第9章第9节)概括起来,先知指的是蒙上帝选召,受上帝委派,作上帝的使者和代言人,传述上帝的旨意和预言,并能行神迹奇事而被称为“神人”的人。“神人”是对先知的一种尊称,他们秉承上帝的使命,担任神与人之间的桥梁和中介。

先知们的活动几乎贯穿了希伯来民族历史的始终。统一王国建立以前,著名的先知有亚伯拉罕、摩西、底波拉(女)和撒母耳等。他们都是希伯来人宗教、政治、军事和思想上的先锋、核心、领袖和权威。统一王国建立以后,特别是王国分裂成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太以后,每逢信仰危机、政治腐败、社会动乱、外族入侵之际,敢于站出来维护民族宗教的纯洁、谴责君王的暴虐、为民请命、爱国救国的,正是那些具有远见卓识、不畏强暴、正义凛然、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先知们。

希伯来先知一般分为前期先知和后期先知两类。前者又称“讲道先知”,他们没有留下著述,后者又称“著述先知”,他们各有专门记录自己言行的著述,即“后期先知书”流传于世。

希伯来先知文学指的是除《但以理书》(上部,第1至6章,归属历史小说;下部,第7至第12章,归属启示文学)、《约拿书》(归属小说)和“第二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第9至第14章,归属启示文学)以外的全部后期先知著作。一般按先知活动的时代背景划分为如下四组:

(一)公元前8世纪的《阿摩斯书》、《何西阿书》、“第一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1至39章)和《弥迦书》等4卷。

(二)公元前7世纪的《西番雅书》、《那鸿书》、《哈巴谷书》和《耶利米书》等4卷。

(三)公元前6至前5世纪初的《以西结书》、《哈该书》、“第一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第1至第8章)和“第二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40至66章)等4卷。

(四)公元前5世纪的《俄巴底亚书》、《玛拉基书》和《约珥书》等3卷。

记述后期先知们的思想、言论和工作活动的这15卷先知文学,具体、形象反映了公元前8世纪中期至公元前5世纪前后,约三、四百年的希伯来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

在这漫长而苦难的年代里,希伯来人经历了国家分裂、政治黑暗、社会动乱、宗教危机、山河破碎、离乡背井、沦为“巴比伦囚掳”的悲惨命运。正当其时,先知们挺身而出,指点江山,奔走呼号,激励民众,力挽狂澜于既倒。

## 二、先知文学的思想内容

后期先知们凭藉他们坚定的信仰、远大的抱负、满腔的热情和犀利的语言,在他们的著作、即先知文学中,总结过去的历史教训,评论当前的现实生活及预言未来的理想社会,给希伯来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与巨大的鼓舞。

随着希伯来统一王国的分裂,希伯来民族宗教——犹太教也因此南北隔离而大为削弱。亡国纳后,异族异国宗教的渗透、侵蚀和压迫,更加严重地威胁着犹太教的生存与发展,于是,先知们纷纷起来为维护、加强、完善和促进犹太教的发展而摇旗呐喊。

先知们严厉谴责、猛烈抨击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只注重宗教礼仪形式而违反道德公义的虚浮风气。

“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上帝,胜于燔祭。”

(《何西阿书》第6章第6节)

“看哪,你们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作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竞争,以凶恶的拳头打人;……这样的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么?”

(《以赛亚书》第58章第3至5节)

先知们强调宣扬上帝的慈爱、善良、公义与和平;大力巩固独尊耶和华唯一真神的信仰。

“当那日,我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争战,使他们安然躺卧。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

(《何西阿书》第2章第18至20节)

先知们既是上帝的卫士和宗教活动家,同时也是祖国的卫士和政治活动家。南北分国以后,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内乱外患接二连三。先知们忧国忧民,审时度势,及时地向君王和民众发出奋力图强,抵御外侮的呼吁和民族危亡的警告:

“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汛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

(《以赛亚书》第7章第4节)

“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是毁坏列国的。它已经动身,出离本处,要使你的地荒凉,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

(《耶利米书》第4章第7节)

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太相继灭亡后,以色列人成了“巴比伦囚掳”。先知们及时安慰、鼓舞同胞不要灰心丧志,争取早日回归故土、重建家园、复兴祖国。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被囚的出监牢。”

（《以赛亚书》第61章第1节）

先知们不畏强暴，公开揭露、批判暴政统治和社会上的各种腐败丑恶现象。同时苦口婆心地向君王进谏、对百姓劝告，敬奉上帝，弃恶扬善，弘扬正义。

“这地上无诚实、无善良、无人认识上帝。但起假誓、不践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

（《何西阿书》第4章第1至2节）

“你们要施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对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

（《耶利米书》第22章第3节）

先知们不仅对现实社会有深刻的洞察力，而且对未来世界有高度的预见性。“这些人作为社会评论家和社会设计师，如果不是高于柏拉图的话，至少也可以和他相媲美。……他们才华盖世，能审时度势，提出重建社会的路线，并勾画出一幅完美的未来图景。”（美国乔依斯·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北京商务书馆，1990年第1版第8页）

针对当时背弃上帝、社会动乱、亡国流放等严峻的现实，先知们提出重建社会、复国兴邦、走向美好的理想世界的基本路线是：信靠上帝、遵守上帝的律法、施行公平与正义，在“末后的日子”，经上帝的审判，进入完美的“新天新地”，享受和平幸福的生活。

“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耶和万军之上帝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

（《阿摩司书》第5章第14节）

“末后的日子，耶和万军……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以赛亚书》第2章第2至4节）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号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万军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以赛亚书》第65章第17至23节）

### 三、先知文学的艺术特色

希伯来先知文学不仅思想内容博大精深，而且艺术形式也独放异彩。

首先，先知文学具有独特的形式体制。例如，一般都要在作品中交待说明：作者所传述的乃是上帝的旨意和默示（神谕、启示），作者本人确是蒙上帝选召的真先知而不是假先知（所谓“假先知”，指的是为了私利和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冒充成上帝的使者和代言人的宗教骗子）。

因此，每一部先知文学作品都在卷首用“×××（先知作者）得默示”或“耶和万军的话临到×××（先知作者）”等词语来表明作者所传述的确是上帝的启示和预言。同时，先知文学作品还要明确记述、介绍先知作者是如何蒙上帝选召、受上帝的灵而感动，以及如何获得上帝的启示的。他们有的直接感悟到“耶和万军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以西结书》第3章第22节），有的则在梦幻中听到上帝的说话。例如，先知以赛亚曾在圣殿中见到上帝和天使的异像（含意隐晦、独特异样的景象），从而接受上帝的差遣，成为上帝的使者和代言人（《以赛亚书》第6章）。又如，先知耶利米蒙选时，见到“杏枝沸釜”的异像，而作预言说犹太将遭北方列国的攻击（《耶利米书》第1章第11至19节）。

其次，先知文学的文体是诗歌与散文互相穿插，而诗歌的比重更大一些。可惜，“五四”以来在我国印数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新旧约全书》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却没有把诗歌和散文区分开来。因此，我国广大读者就难以通过它来品味先知文学作品中诗歌的艺术魅力。另外，大多数先知文学主要是以一些独立的演说片断编纂而成，各片断之间往往缺乏严密的逻辑和有机的联系。因而，每一部先知文学作品的总体艺术构思犹如一部现代新潮电影，无贯穿始终的情节线索，时空跳跃，仿佛采用的是意识流电影艺术的蒙太奇组织结

构。

再者,先知文学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和巨大的雄辩力量。先知作者们爱憎分明,为了宗教、国家、民族的事业和利益,不畏强暴,舍身忘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有的爱上帝、爱人民,并传扬上帝的慈爱(“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何西阿书》第11章第4节),而被誉为“爱的先知”(何西阿);有的嫉恶如仇,伸张正义(“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涛涛”,《阿摩司书》第5章第24节),而被称作“公义的先知”(阿摩司);有的身处逆境,忠于职守(“人子啊,虽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总不要怕他们……”,《以西结书》第2章第6节),而被誉为“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有的为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泣血悲伤(“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耶利米书》第9章第1节),而被称作“哀哭的先知”(耶利米),等等。

先知作者目光敏锐,思想缜密;分析问题,鞭辟入里;论证说理,雄辩有力。例如,《俄巴底亚书》全书仅1章、21节,总共不满千字,但对以东人(雅各的孪生兄弟以扫的后裔)为何必遭报应的论述却相当全面深入,因果关系明确,读后令人叹服。又如,“第二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40至66章)主要通过辩论的形式来批驳各种错误的观点,反复说明道理,诚恳地劝告鼓励,从而使沦为“巴比伦囚徒”的以色列人感到莫大的欣慰的和鼓舞,有力地加强了他们争取早日获释归回、重建家园和圣殿的信心。

此外,先知文学成功地运用梦幻、寓意、象征和比喻等艺术手法,充分显示了宗教文学独特神奇的艺术风范和动人魅力。先知作者们常常在梦境和异像中和上帝沟通,接受上帝的神谕和启示。先知文学中有关这类梦境和异像的记述,以及对它们所隐含的思想意义的解释,正是巧妙地运用梦幻、寓意、象征和比喻等艺术手法的成功范例。先知作者们关于“火中红炭”(《以赛亚书》第6章)、“杏枝滂釜”(《耶利米书》第1章)和“枯骨复生”(《以西结书》第37章)等异像的描绘,犹如一幅幅象征主义的图画,把读者引入若隐若现、似梦非梦的胜境。比喻也是先知文学作者所常用的艺术手法。先知以西结使用一连串的比喻来阐明事理,晓以大义。如,“以葡萄木被焚喻耶路撒冷荒芜”(《以西结书》第15章)、“以被弃之婴喻耶路撒冷”(同上,第16章)和“以狮陷阱喻犹太王被掳”(同上,第19章)等,自然合理,形象生动,通俗易懂。

最后,先知作者们可谓人人都是一腔热血、铮铮铁骨的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个个皆为豪情满怀、富于理想的诗人和演说家。他们的语言都发自肺腑,热情洋溢,词意真挚而充满幻想。试听,先知耶利米向我们吐露的诚挚的心声:“我的肺腑呵,我的肺腑呵,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角声和打仗的喊声。”(《耶利米书》第4章第19节)请看,先知以赛亚为我们描绘的美好的新天新地:“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羊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以赛亚书》第65章第17至25节)。”

希伯来先知与君王、祭司鼎足而立,在希伯来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如先知何西阿所说:“耶和華藉先知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人也藉先知而得以保存”(《何西阿书》第12章第13节)。以色列民族从它的历史发端开始,到亡国流散终于成为“世界公民”,又经两次世界大战血与火的洗礼,直到今天还存留不灭,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确实与希伯来先知们的奋斗与预言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先知们的思想、言论和行动,长时期地被后人奉为真理与楷模,激励着以色列人奋勇向前!

希伯来先知文学是圣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色列人民的一份珍贵而丰富的文学遗产。正如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中所指出的那样:“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艺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鲁迅全集》第1卷第56页)